



林丹丹 廖慧文

《隐入尘烟》,后劲何来

7月8日,获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的《隐入尘烟》上映,成为今年口碑最好的华语院线电影,但首日票房仅拿下56.5万元。这让人意外,《隐入尘烟》这类现实主义文艺片虽不乏佳作,可平缓、温吞的节奏很容易“劝退观众”,叫好不叫座。但上映50多天后,截止9月7日,《隐入尘烟》排片率15%左右,票房已破亿。相关机构预测,《隐入尘烟》总票房可能突破1.4亿元。它的后劲,哪来的?

最重要的是,影片具有过硬的艺术质量。《隐入尘烟》的导演李睿珺出生在西北农村,执导的电影都是以不同的角度来展现自己熟悉的家乡,表达对土地的眷恋和对生于土地上的人的关怀。电影主角马有铁和曹贵英,是乡土社会的边缘人。一个老实到怯懦,受尽压榨和冷遇,打了大半辈子牛光棍;一个身有缺陷,长期遭兄嫂虐待,一次不由他们个人意愿左右的相亲,让他们结伴相依取暖。

解鸡、砌砖、盖房;四季轮转,地里的麦子从播种到收获……西北大地之上农耕生活的图景,在镜头下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展开。人物感情随着生活的前行而层层递进,从传达善意到传递爱意,顺理成章。但是他人的贪婪与冷漠、生活和命运的严酷,又让他们受到伤害,最终失去温暖。

故事没有太大的戏剧性转折,却能让观众“看进去”,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中说:“从基层上看去,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。”中华文明根在农耕文化,虽然身在现代化浪潮中,我们大多还保留着农耕记忆,这记忆源于父辈的口耳相传,也源于一代代文学作品关于乡土田园生活的展现。深厚的黄土地之上,电影主角展现的人性美更让集体情绪有了巨大共鸣。导演李睿珺提到:“人类的情感永远是共通的,我们能够共情到同类的处境和命运,联想起自我世界的一些投射。”

于是,不少观众成为了电影的“自来水”,自发卖力宣传。电影上线各流媒体平台之后,更明显多了许多影视类博主的拉片解读。前期的市场以一二线大城市为主,但随着短视频的传播,影片得到了下沉的机会,带动了三四线城市的票房上涨。

细究之,这依然要落到电影本身。乍一看,《隐入尘烟》是一部情节简单的电影,但它触及到的种种话题,对乡土社会、时代背景的展现,对配角的刻画,以及大量带有隐喻意味的空镜头,让这部电影有着扯不完“线头”,显得深邃迷人,这才有了“拉片解读”的可能。

《隐入尘烟》的成功当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。但它也再一次证明了贴近生活、描摹现实的创作依然可贵。李睿珺谈到,《隐入尘烟》的成功出圈,不仅是对他和投资方的一种认可,可能也会让影院有所思考。“任何电影都有它的受众,影院需要适当地给它们一些机会,也许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。”但愿今后,我们能够在荧幕上看到更多文艺电影。有更多文艺电影,能够有“出圈”的机会。

《麓山之歌》总导演毛卫宁:

我们想颠覆观众对“三工”的认知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正可

车间里,蓝色工装下的身影在电光火花间穿梭忙碌;园区里,一排排臂架泵车、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蓄势待发;会议上,国企决策者与行业下滑带来的危机正面对抗;科研实验室里,“麓山一号”高压柱塞泵项目为突破技术瓶颈争分夺秒……

由毛卫宁任总导演、王成刚编剧、张彤导演,杨烁、侯勇、焦俊艳、颖儿、夏德俊等主演的重工题材电视剧《麓山之歌》正在CCTV-1黄金时段和芒果TV热播。该剧聚焦我国重工业从制造到智造的高质量发展历程,以龙头企业“麓山重工”为缩影,从2016年装备制造制造业跌入低谷开始,讲述以卫丞、方锐舟、金燕子为代表的科研人员、企业家、新时代工人如何冲破技术封锁,完成改革创新并建成5G智造车间的故事。目前,该剧央视收视率达4%,芒果TV播放超2.7亿次,知乎开分9.1分。

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。过去20年间,中国装备制造业历经“智能化”转型,“工程机械之都”长沙更是集结了大批龙头企业,2022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中,三一重工、中联重科、山河智能、铁建重工4家湖南企业分列第4、7、32以及36位。以湖南装备制造发展为背景的《麓山之歌》顺势而来,正在颠覆人们对于工业、工厂、工人的传统认知。这也正是总导演毛卫宁的“野心”所在。

从谍战剧《誓言无声》到年代剧《平凡的世界》,从咏史剧《百炼成钢》再到重工题材剧《麓山之歌》,59岁的毛卫宁依然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,在探索影像的世界,尝试全新的表达。

日前,毛卫宁接受了记者采访。

先拍机器再拍人,细节呈现工业的温度

湘江周刊:作为《麓山之歌》的总导演,你最希望观众从中看到什么?

毛卫宁:中国电视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起步离不开工业题材,从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到《车间主任》《上海滩》,工人始终扮演着改革大潮里的先行者形象。但近20年来,在偶像剧、古装剧等题材的冲击下,专业性更强、表现更难的工业题材剧越来越少。《麓山之歌》是工业题材剧的一次再出发。

我们希望呈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巨大成就。《麓山之歌》中所讲述的麓山重工,其实是很多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缩影。过去是外国人在制定标准,我们去购买他们的设备。这些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得到飞速发展,改变了国外的定价权,我们自己生产的设备已经居于世界前列。

我们想改变观众对工厂、工人的概念。一提起工厂,大家可能会想到巨大的厂房、铁水、油炉,宛如万马奔腾的巨型机器,操劳的工人。但是现在的车间非常现代化、智能化,我们要展现工业、工厂和工人这“三工”在新形势下的新风貌,并且通过直观的视觉传达给观众。不是谁随便都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人,现在工厂的发展趋势是工程师越来越多,工人越来越少。将主题表达凝练为一句话,就是“咱们工人有力量,更有知识”。也希望这部剧能把工业文化和工匠精神渗入观众内心。

湘江周刊:如何让观众觉得工业也很好



总导演毛卫宁在片场。

剧方供图

看?

毛卫宁:工业是有温度的,如何表现好机器是一个难题。我们必须对机器特别熟悉,对它有感情。开拍的前3天,我没有安排演员的戏,而是让剧组先拍各种机器,要把人与机器之间深情凝视的情感关系拍出来,让观众热爱我们的画面,而且能看得懂。比如两个人在工厂讲话,我们也要去表达机器在自然中的比例、作用和带来的震撼。

上帝视角和人的视角是结合呈现的,比如“麓山一号”与海外公司对比的挖掘机实验,摄影机就以略仰视的视角近距离观看挖斗,模拟在一旁站着的金燕子的视角,能更好地看到挖斗灵巧如手腕的摆动。

另外,在拍摄一台车在机械丛林中穿行的长镜头时,我们用到了穿越机,这是无人机中最快速的一种飞行器,需要专门的操作手戴眼镜操控。我们最初使用在《功勋·能武李延年》中拍摄枪林弹雨的战场戏,算是比较新和难的拍摄技术。

细节与还原,是决定这部重工题材真实感的关键。比如剧中有一场博览会的戏,剧组硬着头皮办了一场博览会,成本跟真办也相差无几。剧中有一个特殊的液压特种实验室,主创参观过真实的实验室,但是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实拍,于是剧组在摄影棚里搭建了一个。

湘江周刊:有那么多种工程机械,在展现中是否会突出或者侧重某几种?

毛卫宁:工程机械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,挖掘机、旋挖钻机、泵车、吊车、铺路机、压路机、盾构机等等,但挖掘机是工程机械“皇冠上的明珠”,也是观众最熟悉的。所有工程机械的核心技术都是泵,这是我们表现的重点。而臂架泵车的终极核心技术是臂架的材料,比如碳纤维,剧情后面会有表现,这一点我们有参考中联重科101米碳纤维臂架泵车。

开机前进工厂当学徒,开拍后演员操控挖掘机

湘江周刊:拍摄前期主创团队做了哪些筹备?剧中人物是否有对应的原型人物?

毛卫宁:这部剧中的角色没有特指现实中的某个人,而是以企业家、工程师、工人为主体的群像叙事,围绕着一个事件展现制

造业从低谷重新走向高峰的过程。

主创团队提前深入中联重科、三一重工、山河智能、铁建重工等行业领先企业,观摩世界一流车间,探访前沿实验室,向管理者、工人和技术人员讨教,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3轮采风,在工人中广泛收集鲜活事迹和真实原型,收集整理素材近百万字。

湘江周刊:作为一部专业性极强的行业剧,对演员提出了哪些要求?完成得如何?

毛卫宁:人物角色首先要真实,其次要有个性。开拍前,剧组组织主演换上工装,扎根车间体验工厂生活,向工人拜师学艺。焦俊艳饰演的焊工金燕子,是一个看上去柔弱但其实非常执着且气场强大的女工人形象。焦俊艳的母亲就是车工,她是在工厂长大的。剧中所有的电焊、开挖掘机的镜头,她在拍摄前都学会了,实拍时都是她自己完成的,在学习电焊操作时,她的脸部被灼伤,但仍坚持裸妆出镜。

此外,这部剧台词涉及大量专业术语,给演员带来了很大挑战。杨烁饰演的主角卫丞,一个“科学怪咖”,卫丞在剧中喜欢通过背圆周率缓解压力。为形成“肌肉记忆”,杨烁连运动时都以背圆周率、元素表、对数表来计数,到开机拍摄时,他已经能背到小数点后100多位了。

侯勇为了饰演麓山重工当家人方锐舟,逐一拜访了三一重工、中联重科、山河智能、铁建重工等企业的领导或创始人,通过面对面交流,总结企业家人物形象的共性,最终在表演中把这些人物形象的种子带入角色。

有一些戏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。比如方锐舟到省政府找省长,请求不要暂停“重工换金融”,但省长刚好离开,于是他在大雨中追上并拦住了省长的车,两人在大雨中打着伞对话。人物很有个性,情节抓人眼球。

不论是什么样的主题,我们首先把它当成艺术作品来对待。有真实的人物、真挚的情感和惊心动魄的故事,才能感染观众、影响观众。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记住戏里的人物。

湘江周刊:这部剧有大量工程机械行业内的专业术语,如何更自然地呈现?

毛卫宁:我们尽量让专业术语在角色的口中变得通俗易懂。比如“重工换金融”是什么意思,我们通过方锐舟这个角色解释“就是把亏损的重工资产置出,置入盈利情况比

较好的金融资产”。再比如,柱塞泵是什么,它的作用和工作原理是什么,它为什么在“麓山一号”计划中这么重要,它的知识产权在哪。

很多剧情是围绕核心技术的突破、反垄断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故事,相信观众在跟着人物走进剧情后,会明白这些设备在工厂、在生活中的作用。这部剧除了让观众了解工业的概貌,也能对一些核心技术甚至是具体设备的作用有一定了解。

演员在35℃高温下穿羽绒服拍高原戏

湘江周刊:主角卫丞在高原进行设备极寒测试的戏份是如何完成的?

毛卫宁:卫丞去高原做设备极寒测试时遇到塌方、翻车和狼群,本来是想去西藏实景拍摄,但是因为疫情原因,剧组在长沙的工地上用5天时间布置了高原的景,运用了环保材料营造雪景,事实上,演员是在35℃的高温下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表演。说话时哈出的白气,也通过后期的粒子方式解决了。

剧中的狼是几条捷克狼犬,它们是喀尔巴阡狼和德国牧羊犬杂交的,保留了70%狼的属性。剧组在拍摄这场戏时,一边拍着翻车一边拍《动物世界》一样学习捕捉狼的拍法,用灯光配合着下雪机拍了狼在高原上出没的镜头。

湘江周刊:除了机器的呈现和冷戏拍摄,这部剧的拍摄难点还有哪些?

毛卫宁:其实最难的不是车间机器,也不是高原翻车,而是拍摄机场、车站这样的公共场景。过去拍摄特别方便的机场、车站、大街,现在都必须先申请,后做核酸检测,再还原场景,因此观众看到剧中的机场、大街等公共场所的每一个路人都是我们的群众演员。

湘江周刊:《麓山之歌》的片头有大量的机器工作特写,片尾出现了艾爱国等多位大国工匠,主演们称他们为“师傅”,有什么特殊的含义?

毛卫宁:片头和片尾我们在拍摄中就设计好了,编剧王成刚还专门为此写了文案(他是少有的写过片头片尾文字的编剧)。最初我设想的片头是没有演员的,它记录了从一块金属板到各个配件,再组装成一台挖掘机的过程,完成后觉得全是各种机器的镜头太像纪录片了,于是又加了演员的镜头。

片尾则是从“拜人民为师”的语录中受到的启发,演员和其所对应的现实中的大国工匠同框,让观众既看到了剧中的角色,又能看到真实的大国工匠是什么样,彰显“传、帮、带”的优良传统。

湘江周刊:剧中大量长镜头和运动镜头,生动震撼。经历这部剧的拍摄,对于创作有没有新的感悟?

毛卫宁:我常在片场跟摄影强调,镜头得跟着人的戏走,不能像拍照片一样,一大堆的机位往那里一摆,画面一切,就没有意思了。我们每个戏都希望有所探索和突破,不固步自封是我对团队的要求,包括对新设备的使用。

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,我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追求画面的突破。比如拍《平凡的世界》我们探索了MV手持拍摄,《爱情的边疆》我们探索了无人机的传递拍摄,《老中医》我们用了在脚架上的移动设备。《李延年》和《麓山之歌》我们继续了穿越机的探索。这个戏,带给了我们更多可能性。

大道向前 我们这十年

罗瑞花

母亲进城做白内障手术,跟来了一个男孩。“这是你树桩哥的大孙子,考上了高中,跟我来城里买书。”母亲说。

树桩哥是我们村最矮的成年男人,像被砍了树干的树桩,在院落、山野挪动着。这个男孩却很高大,我有些惊讶。母亲说:“树桩矮小,那是饿饭饿的。在娘肚子里没得吃,生下来也没得吃,命都保不了,哪能长个?现在的孩子,家里早晚两餐热饭,中午还能在学校吃上营养午餐,享国家福呢。”

我接过男孩肩上装满菜蔬的背篓,说:“你秀婆婆说的对吗?”

男孩腼腆地说:“我爷爷也这么说,说我像杉木苗子一样,长得又快又直。”

“哈哈,你爷爷说得真好,你真像杉木苗子一样挺拔。你爷爷对你的身高很满意吧?”

“嗯。爷爷对惠农政策更满意呢。”

母亲接过话茬:“那当然。种田不交税,还有种子、化肥补贴。上次我们村查出了7个白内障,医生都开了药,来城里医院可以免费治疗……”

待男孩坐定,我要他说说他们学校的营养午

餐情况。

他说:“2012年,我读小学一年级,刚好从那年开始了营养午餐,老师说,我们是幸福的宝,因为村里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,父母外出打工,爷爷奶奶在山野劳作,往往没有时间做午餐,家距离又远,只好早晨来校时带着饭菜,中午吃凉饭凉菜,夏天还好,冬天真的吃不下。”

晨光从窗格照进来,落在男孩额上,雕刻出成长中的男孩的侧颜。

“上初中后,学校按照每人每天4元标准,提供三菜一汤,顿顿有肉,一个星期不重样。我们自己负责领餐、分餐、收拾清理餐具和打扫厨房餐厅卫生。听说后勤组的几位老师为了买到便宜又新鲜的菜,经常凌晨二三点开着三轮车去县城市场买菜。我们还把宿舍后荒了多年的学农基地开垦出来,班级之间比赛耕种,经常可以摘蔬菜瓜果送食堂……”

分享着男孩的“甜”,我们不禁忆起了曾经的“苦”。

爱人曾告诉我,上小学的时候,最难捱的是每天第四节下课的那半个小时,只盼望早点上完第五节课回家。其实回到家里,留在饭锅里的,也不外乎是几个红薯或几块老南瓜。读中学了,

家离学校不远,跑通宵,但农家忙,作息哪会有学校那么规律,很多时候爹娘都还在山野劳作,于是自己到簸箕里抓个生红薯、生萝卜,或者到菜园里摘一根黄瓜,边吃边往学校赶。

我姐赶紧说,你们总比寄宿生强。我们一个星期回家拿一次菜,保质唯一的唯一手段就是盐。好在娘聪明,每次让我带两罐,搪瓷杯子装蔬菜,先吃,罐头瓶子装腌菜,留到后面几天吃。但到星期五,几乎全寝室的人都只能吃光饭,因为菜不是吃完了就是馊了坏了。有个住在后山的同学,干脆带来一只腌菜坛子……三年初中下来,有同学受不了这份艰苦,辍学去打工了。

“你们班上有同学辍学吗?”收起回忆,我问男孩。他摇头:“初中辍学,不成文盲了?”

我伸过手去,摸摸这个杉木苗子一样的男孩的头,为树桩哥感到高兴,为我们村感到高兴。以前都说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”,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每一个孩子,享受免费午餐已经十年了。这份幸福的营养午餐,带给乡村孩子的,不仅是饱了肚子,长了个子,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了一份精神上的支持,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。

